

第一次飛航

文◎張文亮



「教練，我真的需要去飛翔嗎？」我低聲問道，

「是的。」祂清楚答覆；

「但是，我怎麼知道飛翔的方法呢？」我怯怯地繼續問，

「你已經讀了許多資料，需要親自上場練習。」祂耐心解釋。

「只有我孤單一人？」我依然害怕，

「我與你一起去。」祂向我保證。

「如果飛到天空，引擎停了，該怎麼辦？」那是我最害怕的事，

「飛機是我製造的。」祂肯定地說道。

「如果飛到一半還是出問題呢？」我依然無法面對不確定的未來，

「我負責維修。」祂再次保證。

「萬一，遇到亂流或天氣不好，那就太可怕了。」我想到就擔心，

「天氣在我手中。」祂篤定地回答。

「我記不住所有的飛翔操作、機器學、儀表說明、塔台聯絡、位置判斷、空氣動力理論……」我愈說就愈絕望，

「我會給你清楚的步驟，一步、一步來。」祂依然不放棄。

「為什麼不找別人，一定要我呢？難道沒有比我更合適的人？」我大聲抗議，

「我不喜歡那些自認是高手的飛航員。」祂溫柔地說。

我在飛行座位上，靜靜坐了一陣，思想祂的應許，看看那未知的高空。

終於戴上飛行頭盔，縛緊安全帶，放開油門，

「好吧，就讓我們一起去飛翔。」

■ 我有口吃

「老師，找我有什麼事呢？」下課後，我問老師。

「下個月，我想安排你在課堂上分享。」他看著我，慢慢說道。

他的名字是譚約瑟，任教「人生哲學」。這門課是中原大二的必修課，來授課的大多是牧師。我總是坐在第一排，勤作筆記，譚老師大概很早就注意到我了。後面幾排的桌椅大多是空的，同學們有的不想來就不來，能翹課就翹課，留下來的幾人，有的像水族箱裡的魚，面無表情；有的像沙漠裡的仙人掌，在教室後面睡得東倒西歪；有的像章魚，盯著手上的漫畫書；但是，也有認真上課的。

老師的要求讓我嚇壞了。「老師，我不能

講，我從小講話就結……結巴，小學五、六年級時舌頭還動過手術。不過，還是口吃……」我指著我的大舌頭給他看。

他並沒有露出同情的表情，只說：「我覺得你是可以站上講台分享的人。」「怎麼會這樣？這是坐第一排的副作用嗎？主啊，救我。」我急切地在心裡向耶穌呼求。

「報告老師，我真……真的不能講，我咬字不清楚，捲舌音常……常發不出來。」我急著推掉這個邀約。

「聽起來還蠻清楚的嘛，參加過演講比賽嗎？」他微笑著說，這真是說到我的痛處。

「有……有，我從小學、中學，參加多次演講比賽，但是從沒得過獎。」

「年年沒得獎，還代表班上去比賽，可見是可造之才。」

「那是因為我的聲音大。聲音大的人，只能喊口號，不能演講。」我急忙辯解。

「沒關係，你放輕鬆。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。」他真會緊迫盯人。

「那要我講什麼呢？」我開始緊張了。

「嗯，就講你怎麼信耶穌的。」他訂了題目。

■ 外面 183 裡面 138

一個月的時間，實在煎熬。我問好友德皓：「我該怎麼辦？」德皓說：「你是大衛的勇士，本來就應該上陣。」我說：「我從來沒上過陣，怎麼知道自己是大衛的勇士？」他反問：「你如果不上陣，怎麼知道自己是是不是大衛的勇士……？我會為你禱告的。」

我轉而請教毛松霖老師，他聽了對查經班的同學說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們的文亮弟兄將成爲一個大人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」我不瞭解他在說什麼，倒像一隻驚慌的小狗，又去請教禱告會的夥伴們，他們也不同意我，還勸勉我「要剛強」、「要看耶穌，不要看自己」。

唉，他們都沒有同情心，我說：「你們都不瞭解我，我身高 183，但是內心只有 138。」後來，這句話成爲我的外號：「外面 183，裡面 138。」

■ 你真肯嗎？

一天夜裡，聚會後，大家都已離去。我留在聚會的地方唸書。深夜讀累了，順手拿起詩歌來唱，翻到一首「你真肯嗎？恩主問道」，歌詞是這樣的：

「你真肯嗎？」恩主問道，「與我同釘十字架？」

人生如夢，何不回答，「願此生在主手下。」

主啊！我真肯，因我已屬你，重新塑造我像你性情，

你引導光芒透進我裡外，與神更相像，滿有忠誠慈愛。

我慢慢唱著，想到自己十四歲唸「彰化中學」時，在課堂上問了老師幾個問題，沒想到

傷害了老師的自尊心；老師責備我，我還站起來，質疑老師的教育方法不當。

老師的威嚴受損，將我痛打一頓，而後把我趕出教室，教官帶我到訓導室，再送我回家。夜裡父母帶我到老師家，老師要我跪下，讓他用手打用腳踹，並且堅持這種學生完全沒有用，應該開除。隔幾天，校長在全校師生面前，叫我站上升旗台，再次毆打，邊打邊說：「教育，就是要殺雞儆猴。」

當時，我看到一輪夕陽緩緩落下地平線，是何等的優美。我忽然想到：「這世界一定有上帝，否則被冤枉的學生，只能無語問蒼天。」我抬頭望天，校長以爲我犯錯還不肯低頭，打得更兇，他打得愈兇，我愈不肯低頭……是的，一定有上帝。

過了四年，1972 年一月二十九日，受同學邀請，我第一次到教會，聽到上帝是愛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寶血，赦免我的罪；上帝是光，照亮我心中的陰霾與黑暗。我以前只相信宇宙中有一位上帝，但不知道祂的名字，也不知道祂願意愛我、光照我。回到家裡，我跪在床邊，接受耶穌作我生命的主；那一夜，新的生命進入我心裡。

■ 淚的回應

想到過去的遭遇，我邊唱邊哭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哪裡配上講台，見證主的愛呢？上帝應該用那些比我亮麗的學生，再怎麼也輪不到我。藉這首詩歌，耶穌柔聲的安慰：祂不是找有名望的，或是成功的，祂在找願意與祂「同釘十字架」的人。

我一直哭：「主，你找錯人了，你真的找錯人了。」直到哭乾了眼淚，才說：「主，我肯去。」

那一天，同學知道我要講，都準時出席。演講的內容我已經忘了，只記得同學後來都靜靜地離開。下課後老師要我下個月再講一場。

《竭誠爲主》的作者章伯斯（Oswald Chambers, 1874-1917）曾寫道：「傳福音的人，不要因爲沒有立即看到福音的功效而沮喪。舊約的先知，新約的使徒，甚至近代的聖徒，都不知道他們所說與所做，對於當時有什麼立即的果效，只是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。福音最奇妙之處，竟是要有人去傳。上帝的救恩之前人人平等，但是接受救恩之後，上帝極爲看重基督徒的內心。上帝所賜的榮耀，決定在人內心對祂的順服。」

後來我有許多演講或講道，上台前，常有人介紹我的工作、學歷、表現等。我卻坐在講員席上，低頭向耶穌禱告：「主，我綁緊安全帶了，可以再帶我去飛翔嗎？」



信望愛資訊文化藝術網

信望愛資訊中心 <http://www.fhl.net>

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<http://bible.fhl.net>

台語信望愛 <http://taigi.fhl.net>

客語信望愛 <http://hakka.fhl.net>

思羅安信望愛（盲人點字）<http://sloan.fhl.net>

信望愛圖片資源庫 <http://photo.fhl.net>

信望愛音樂網 <http://music.fhl.net>

